

# 《伤寒瘟疫条辨》疫病证治特点探讨

郝振华<sup>1</sup> 梁爽<sup>2</sup> 柳娜<sup>1</sup> 周彦浩<sup>1</sup> 周波<sup>1</sup>

(1. 宁夏医科大学中医学院, 银川 750004; 2. 宁夏医科大学附属银川市中医医院肿瘤血液科, 银川 750001)

**【摘要】**基于《伤寒瘟疫条辨》，从病因、病机、治法、用药组方、复病治疗等角度探讨杨栗山疫病证治特点。疫病因杂气由口鼻入三焦所致，病机是阳热怫郁，治疗疫病以逐秽为第一要义，轻者用清法，选用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清凉散、大小复苏饮、增损三黄石膏汤八方；重者用泻下法，选用增损大柴胡汤、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六方；升降散轻重皆可使用。杨栗山应用下法时不拘结粪，下不厌早。素体虚弱气、血、阴、阳严重不足者感受疫病须攻补兼施。杨栗山认为疫病出现表证如恶寒、发热、头痛、骨节痛者，非表有实寒，禁用麻黄、桂枝等辛温发汗的药物。

**【关键词】**《伤寒瘟疫条辨》；瘟疫；证治特点

**DOI:** 10.16025/j.1674-1307.2024.04.016

《伤寒瘟疫条辨》是明清时期著名温疫学派医家杨栗山结合临床经验，在其 79 岁高龄时著成。蒲辅周先生曾云：“治疗急性病，尤其急性传染病，要研究杨栗山的《伤寒瘟疫条辨》”。杨栗山论治瘟疫病的学术思想博采众长，在理论继承中也有发展与创新，如继承吴又可的杂气致病说、王安道的寒温分立说、刘完素的两感说、张璐的气分血分说、陈良佐的陪赅散方论等<sup>[1]</sup>。在陪赅散和古方的基础上加减创制新方剂如增损七方，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瘟疫病辨治体系。现阐述《伤寒瘟疫条辨》中疫病证治观点如下。

## 1 论病因，杂气致病，怫郁内炽

杨栗山指出瘟疫病因不同于伤寒，温病感受的邪气非是风寒暑湿燥火，而是杂气。杨栗山提出，“杂气者……偶荒旱潦疵疠烟瘴之毒气也”，每一种瘟疫病都是由不同的杂气所导致。杨栗山在《伤寒瘟疫条辨·温病是杂气非六气辨篇》中引用了吴又可《温疫论·杂气论篇》杂气种种不一、杂气亦有优劣等观点。

杂气通过口鼻进入三焦，怫郁内炽。杨栗山继承刘完素的怫热内郁学说，杂气易内郁化热、直行三焦且流布三焦，散漫不收，去而复合。《伤寒瘟疫条辨》<sup>[2]</sup>言：“所谓得天地之杂气，邪热内郁，由血分发出气分者是也。”

## 2 论治法，惟下法多，下不厌早

瘟疫病核心病机是阳热怫郁，应尽早予以下法，不必拘泥于有无结粪。《伤寒瘟疫条辨》<sup>[2]</sup>言：“伤寒里实方下，温病热盛即下，其治法亦无大异。但伤寒其邪在表，自气分而传入血分，下不厌迟；温病其邪在里，由血分而发出气分，下不厌早。”因瘟疫初期血气尚未乱，津液尚未过度损耗，早用下法，可以更早地平复病情。杨栗山治疗瘟疫病常用下法，在治温十五方中，主方升降散、增损大柴胡汤和增损普济消毒饮均应用大黄，取其苦寒泻下攻积、降阴中之浊阴之效；在解毒承气汤、加味凉膈散和增损双解散中应用大黄、芒硝，软坚泻热，逐秽于下。

《伤寒瘟疫条辨》<sup>[2]</sup>中记载病案 1 则，“女，年十八，患温病，体厥脉厥，内热外寒，痞满燥实，谵语狂乱，骂不避亲疏，烦躁渴饮，不食不寐，恶人与火，昼夜无宁刻。自始至终用解毒承气汤 60 余剂，后热退七八而识人。又治疗一男，年十五，患温，脉沉伏，妄见妄言，如痴如醉，渴饮无度，用加味凉膈散连下一月而苏。”足见其应用下法治疗瘟疫时，力度大、疗程长。

《伤寒瘟疫条辨》<sup>[2]</sup>言：“其证不必悉具，单见舌黄呕渴，痞燥满痛一二证，便于升降、增损双解、加味凉膈、加味六一、解毒承气等方，酌度病情上下轻重缓急下之，以彻其邪毒，无不获

**基金项目:**宁夏重点研发计划项目(2021BEG03112);科技部科技资源调查专项(2022FY102004)

**作者简介:**郝振华,男,27岁,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外感与内伤杂病的辨治规律。

**通信作者:**周波,E-mail:zhoubo790325@qq.com

**引用格式:**郝振华,梁爽,柳娜,等.《伤寒瘟疫条辨》疫病证治特点探讨[J].北京中医药,2024,43(4):406-408.

效。”见适应证即可应用下法，可见下法应用范围之广。

### 3 论逐秽，三焦分治，升疏决之

瘟疫治法急以逐秽为第一义，秽即指秽浊杂气，杨栗山独创三焦分消解利逐秽法<sup>[3]</sup>，提出“上焦如雾，升而逐之……中焦如沤，疏而逐之……下焦如渌，决而逐之，兼以解毒。”由于杂气由鼻而入，易传至上焦，故用升清药物，在治温十五方中应用僵蚕和蝉蜕。僵蚕气味俱薄，轻浮而升，可升清阳之气；蝉蜕为清虚之品，处于极高之上，土木系气所化，亦升也。针对中焦使用疏利气机药物，在瘟疫十五方中，用陈皮、枳实、厚朴、桔梗等理气药配合升法和降法共奏逐秽之功。下焦浊邪在下，故用大黄、芒硝泻下之决法，使秽浊杂气从下而出。《伤寒瘟疫条辨》<sup>[2]</sup>言：“轻则清之，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清凉散、大小复苏饮、增损三黄石膏汤八方；重则泻之，增损大柴胡汤、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六方；而升降散，轻重皆可酌用。”

### 4 表证者，非风寒实邪，禁用辛温药

杨栗山认为，瘟疫发病出现恶寒、身体痛、骨节痛、发热等表证是类伤寒，非风寒外感之实邪，禁用麻黄、桂枝等正伤寒发汗所用的辛温药物。患瘟疫而头痛者，病机是邪热郁结于内，上攻头面三阳，应采用清泻里热法，轻则以神解散，重则以增损双解散治疗；患瘟疫而身体痛，出现骨节痛以及头痛项强、发热恶寒恶风、目痛鼻干不眠、胁痛耳聋、寒热而呕等表证者状类伤寒，而非外感之邪，是由于里证郁滞而浮越于外。宜清热解郁以疏利之，使用神解散、芳香散等。里气清后，表气自透，而外证悉平。患瘟疫而恶寒者，且口燥咽干，舌黄唇焦，其核心病机是因阳盛格阴，内热而外寒。轻则使用神解散，重则使用双解散。因为病情初期，内热还未达外，之后会发展成恶热不恶寒；患瘟疫而出现浮大有力、浮长有力类似表寒实的脉象，切不可发汗，是白虎、泻心汤之证。瘟疫用下法之后，“里热表透，不汗自愈，终有得汗而解者”。

瘟疫病病机是郁热内炽，若用辛温发汗药，为抱薪救火，内热愈炽。有些病患虽然有表证，但实无表邪，与正伤寒的表证使用辛温发汗法不同。《伤寒瘟疫条辨》所言“温病无正发汗之理，惟下证最多……故温病凡见表证，皆里证郁滞浮

越于外也”。

杨栗山遣方用药无不体现瘟疫禁用辛温发汗药，如其在双解散、三黄石膏汤原方的基础上创制增损双解散、增损三黄石膏汤时，因麻黄性大热易使内热愈炽而减麻黄加僵蚕、蝉蜕。

### 5 四损者，虚实夹杂，攻补兼施

杨栗山推崇吴又可的四损不可正治说。四损是指气、血、阴、阳的严重不足。指出四损者不可单纯用攻法。四损者感受瘟疫之邪后，症状和常人有所不同。真气不足者，且气虚证明显，虽感瘟疫，却无腹部胀满、痞塞不通实证；真血虚损者，面黄唇白，虽感瘟疫之，但无面红目赤的阳盛的现象；真阳虚损者，厥逆，下利，畏寒，虽感瘟疫，却无发热、舌燥口渴、谵语等症状；真阴虚损者，肌肤甲错，五液干枯，虽感瘟疫，应汗却无汗，应厥反不厥。《伤寒瘟疫条辨》<sup>[2]</sup>言：“凡遇此等，不可以常法正治，当从其损而调之。调之不愈者，稍以常法正治之，正治不愈者，损之至也……设有既虚且实者，清补间用，当详孰先孰后、从少从多、可缓可急，才见医家本领。”在治疗虚实夹杂时，应灵活应用清法和补法。

杨栗山一病案，“余丙子在亳，生员张琴斯正，年过六旬，素多郁结……四月间，忽而发热、头痛、身痛，不恶寒而作渴，乃温病也。至第二日，吐血倍常，更觉眩晕，大热神昏，手足战掉，咽喉不利，饮食不进……余曰旧病因温病发，血脱为虚，邪热为实，是虚中有实证也，不可纯补。余用炙甘草汤去桂枝，加归、芍、熟地黄、五味、犀、丹、僵蚕、蝉蜕，二服血已不吐，诸证减去七分……诸证皆减，初补之功也。此乃本气空虚，以实填虚，不与邪搏，所余三分之热，乃实邪也。再补则以实填实，邪气转炽，故变证蜂起，遂与升降散作丸服，微利之而愈。”<sup>[2]</sup>此病案中，初诊时，患者为本虚标实，以虚为主，用方炙甘草汤去桂枝加补血药物以及僵蚕、蝉蜕，以补虚为主加少量祛邪药物。再诊时，诸证皆减，以邪盛为主，故而投以升降散微利之，此时虽以邪盛为主，但因素体本虚，故用少量的攻药治疗。

杨栗山所用方剂，一方中攻补兼施，但有所侧重，如在炙甘草汤中加入散剂的僵蚕、蝉蜕。在治疗以本虚为主邪盛为辅的疾病时，用以补为主而驱邪为辅的炙甘草汤加僵蚕、蝉蜕；当变为以标实为主而正虚为辅时，则仅用轻微利法。

## 6 论方药, 妙用升降散, 化裁经典方

杨栗山治疗瘟疫总计十五方。主方是升降散, 另有自创七方、增损七方。其继承前人的方剂并创新, 在药物种类、药量上有所变化。治温十五方是其在温病学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具体体现之一。

自创七方包括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清凉散、大小复苏饮; 增损七方, 包括增损三黄石膏汤、增损大柴胡汤、增损双解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①增损三黄石膏汤: 在三黄石膏汤原方的基础上, 加知母, 取白虎汤之义; 减麻黄加僵蚕、蝉蜕、薄荷、豆豉辛散升浮者, 且药量皆加一倍。②增损大柴胡汤: 在大柴胡汤原方的基础上去大枣、半夏加薄荷、陈皮、黄连、黄柏、栀子、白僵蚕、蝉蜕, 冷黄酒, 蜜。服法变温服为冷服。是原方去半夏, 加陈皮, 合黄连解毒汤、升降散, 名增损大柴胡汤。③增损双解散: 由双解散原方去麻黄、川芎、白术, 加僵蚕、蝉蜕, 姜黄。和匀冷服。④加味凉膈散: 由凉膈散原方加僵蚕、蝉蜕、姜黄、黄连。⑤加味六一顺气汤: 由六一顺气汤原方加僵蚕、蝉蜕、黄连。⑥增损普济消毒饮: 由普济消毒饮原方的基础上去马勃、天麻、柴胡、薄荷, 加蝉蜕、大黄、栀子。⑦解毒承气汤: 由大承气汤原方加僵蚕、蝉蜕、黄连、黄芩、黄柏、栀子。

## 7 论复病, 分因治之, 贵在静养

治疗疫病的过程中, 出现病情反复要及时查出反复的原因, 一般有劳复、自复、食复。劳复, 是由于“多言妄动, 梳洗沐浴”遂致发热, 轻症静养可愈, 重症则大补气血, 由于温病邪热是自内而外, 血分亏损, 故用补阴益气煎、六味地黄丸之类。自复, 杨栗山认为凡瘥后无故发热者, 是因为伏邪未尽。当问前得某证, 所复某证, 用之前治疗该证有效的药物继续治疗, 以祛除伏邪。食复, 由饮食所伤, 轻则栀子厚朴汤加神曲, 或小柴胡汤合栀子厚朴汤; 重则神昏谵语, 腹满坚痛, 欲吐不得, 欲下不能, 此危候也, 以升降散、

大柴胡汤、黄龙汤、凉膈散之类, 酌量与服。而关于房劳、怒气致复, 观察其脉证, 随证救之。

在复病的治疗过程中, 杨栗山多采用吴又可的观点, 如劳复治法宜补气血, 自复治法应与初得病时所应用的有效治法, 食复治法宜损谷消导等, 并指出为防止复病, 在愈后须静养、节饮食、慎言语、谨起居、戒气恼、寡嗜欲。

## 8 小结

《伤寒瘟疫条辨》记载瘟疫的病因是杂气由口鼻而入, 阳热怫郁, 多用清法、下法逐秽解毒; 用方为以升降散为核心的治温十五方。强调疫病禁用辛温发汗药物, 注重复病的治疗, “四损者”须攻补兼施。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疫病诊治体系。杨栗山关于疫病的理论主要针对温热性质疫病的治疗, 缺少对寒疫的证治观点, 有一定的局限性。以升降散为主方治疗疫病的辨治思路, 在现代传染病防治过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抗击非典时期, 国医大师薛伯寿总结的辨治“非典”八法及方药, 其中灵活运用以升降散为主方的治温十五方<sup>[4]</sup>。抗击新冠时期, 在各省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治疗方案中, 轻型和普通型常用的中医处方中升降散使用频次较高<sup>[5]</sup>。可以认为, 杨栗山关于疫病的诊治思想对现代传染性疾病的诊治和预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参考文献

- [1] 张大鹏. 杨栗山学术渊源研究[D]. 南京: 南京中医药大学, 2015.
- [2] 杨栗山. 伤寒瘟疫条辨[M]. 王致谱, 校点. 福州: 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0.
- [3] 冯哲, 叶放, 周学平, 等. 试论杨栗山三焦伏邪观与分消双解法[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8, 24(3): 310-312, 317.
- [4] 蒲永文, 薛燕星. 学习薛伯寿辨治非典八法及方药体会[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03, 9(12): 70-71.
- [5] 陈凯欣, 尹力为, 李滋平. 基于数据挖掘的各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药治疗方案用药规律研究[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1, 23(5): 100-107.

## 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yndrome differentiation and treatment of epidemic diseases in "Distinguishment about Typhoid and Epidemic"

HAO Zhenhua, LIANG Shuang, LIU Na, ZHOU Yanhao, ZHOU Bo

(收稿日期: 2023-06-30)